



登科录,通俗地说,就是科举制度中殿试文件的汇编,谁参与了考试,负责考试的官员是谁,谁最终入围,都被囊括进册子中。

登科录流传绝稀,以明代保存得最为完整,即使是现存的400余种也都已成海内孤本。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主要存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、美国。从登科录上可以看出,参加考试的不仅仅是中国人,还有外国人。

唐朝状元附马 奉命编纂首部登科录

我国隋代创立了科举制度,通过考试选拔官吏。然而,隋代考试不固定,方法无定式。唐朝开始对考试科目和内容等进行规范。唐朝科举主要分为贡举和制举两大类。贡举是逐年举行的常科,其两个主要科目为取文学之士的进士科和取经术之士的明经科,而以进士科尤为重要。制举是依皇帝诏令不定期举行的特科。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为唐代第一科状元。此前,孙伏伽曾是隋朝进士。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,每年二月,在京城长安或东都洛阳进行全国会考。其考生来源,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馆生徒,二是全国各州县举荐的贡生。这些贡生一般为每年秋季乡试产生,故称“秋闱”,全国考生数约在一千多人。考取进士后,要经过吏部考察其真才实学后,才予分配官职。在唐朝289年中,共录取进士8000余名。每年从一千多名考生中,录取几十名进士,能上榜确实不易。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记载,进士科主要考

两宋仪式制度化 进士自印同年小录

两宋300余年举行过118榜科举考试,文武两科登科约11万人。此前的唐、五代登科1万多人,此后的明朝2.4万人,清朝2.6万人。宋朝开始出现皇帝临轩唱名赐第制度,称为“临轩唱名”。《宋会要辑稿》记载,雍熙二年共得进士二十五名,宋太宗按名次逐一呼出每位登第者的姓名,这一举措突显了皇帝对科举选才的重视。自此以后,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,其仪式也逐渐制度化。后来录取进士人数增加,再由皇帝一一唱名不太现实,就改成了皇帝象征性地呼出前三名的进士,即状元、榜眼和探花,其余的由官员代为传唤,称为“传胪”或“胪传”。宋代赵升《朝野类要》记载:“唱名,谓之胪传,圣上御殿宣唱,第一人第二人第三人为一班。其余逐甲,各为一班。”登科录一般由皇帝赐钱制作。宋神宗熙宁九年,北宋王朝四面临敌,宰相王安石变法失败,复相不久又于本年十月向神宗提交辞职书。在此内忧外患之时,宋神宗仍赐钱700贯印刷登科录。

献给祖国七十华诞 湖北长篇小说重点选题

“李德兰晓得陈长泰恋那小女人的床,不愿起早,起床了又慢慢品茶、吃早点,不到中午不出门,便一路在轿内闪到了东门麻柳湾,熟门熟路地到了陈长泰家门口,下轿扯起嗓门喊了一声陈东家,没有急着进门。正在后院与老表说话的陈长泰听到李德兰的声音,连忙扯着鸭公嗓应了一声,对坐在对面的老表说了一句:“说曹操,曹操到。”起身匆匆出了门,看见李德兰站在门外,连声说怠慢了,怠慢了,打恭作揖,请于太太进门喝茶。李德兰没急于进门,往门内望了望没看见其他男人,便说我是来找你老表的,问他在不在这里。“在!在!在!”陈长泰一边连声答应着,一边请她进门,说他老表在后院喝茶。李德兰听说她要找的人在这里,这才放心抬脚进了门,跟着陈长泰进了后院,果然看见一个大酒糟鼻的男人坐在茶桌前喝茶。陈长泰连忙向他老表介绍李德兰说:“这位是在恩施城一跺脚,街上的石板路就要响三

登科录 一部千年抡才史



明朝科举 国外考生也来考

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记载了明代首次进士科考(也就是殿试)的详细过程。这次廷试是明朝建国后第一次全国性抡才大典,地点在奉天殿,由朱元璋亲自出题,共录取了吴伯宗等一百二十人。这本登科录开本宏阔,纸墨俱佳,古朴雍容。由礼部刊印,内容包括四个方面:玉音、荣恩次第、皇帝制文、登科录文。皇帝之言,即金口玉言,登科录中的玉音,也就是皇帝的诏书,记录了总提调官、读卷官、监试官、掌卷官、受卷官、弥封官、对读官、搜检官、监门官、巡绰官、提调官的官衔和姓名,这次廷试的总提调官,也就是总负责人,是宰相胡惟庸。洪武四年的这次廷试录取了第一甲进士及第三名,第二甲十七名赐进士出身,第三甲一百名赐同进士出身。第一甲的三名便是我们所熟知的状元、榜眼和探花。在这本登科录中,我们可以

相关链接

天一阁馆藏进士登科录海内孤本



目前留存的明朝登科录有400余种,其中370余种馆藏在宁波天一阁,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海内孤本。2008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“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,天一阁馆藏的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入选。

是八块现洋,以先声夺人之势,一口答应八块现洋成交,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“什么事呀?八块现洋?你当是卖猪娃子哒?”酒糟鼻果然被怔住了,顿时沉下脸,阴不阴阳不阳地说,他仍然举着手,不晓得手上的“八”字如何收回。他本来不把这个女人放在眼里,想诈她一碗,没想到这个女人反诈了他一碗。“我买的本来就是猪狗,当看门用的。”李德兰晓得诈住他了,便装出一副无所谓相,起身走到后院门口,看着吼声如雷的清江河,“哟”了一声,接着说好大的水,她是在无声地告诉酒糟鼻:这个女人我买也行,不买也行,不急。看见李德兰不急,酒糟鼻急了,这个女人他要急着脱手,赶快拿现钱走人,不愿把这个棘手的货紧抓在手上,扎心。但她晓得她买这货不是当猪狗使唤,便又不阴不阳地打起笑脸,站起身来。“于太太,这个女娃子你买去做什么事我一

节气里的乡村

立秋,阴阳转换之思

○孔帆升

在每个看似漫不经心却行色匆匆的日子里,独自走在盛夏的山路上,想着许多未干完的事,忽然有风从林间带过耳旁,飘落一片梧桐,发出一声提醒:“立秋”。这就立秋了吗?烈日当空,我还在鄂东南乡间辗转,与京城人士一知半解地说着黄庭坚故里的春秋,诠释晋安王九宫之故,辨识大顺元年深陷草丛的那只马蹬,拜谒庆历四年那栋残存的孔庙,第一次触摸活着的金丝楠木,想想70岁后的它,纹络是如何细密,材质是如何坚韧硬朗,树体是如何芳香泽人,有何等百倍千倍的身价。想不到一转身,居然与立秋撞了个满怀。立秋,当然是暑天就要过去,秋天即将到来。然而,立秋虽是位过来人,还保持着暑热的做派。炎热还潜伏着,秋老虎还伺机灼人。老话说:交秋脱伏,神鬼热得哭。离八月秋凉八字没一撇,九字无一钩呢!可别高兴早了,离秋凉还远呢!老人们说:“栽田一道冷,割谷一道热。”说的是栽田时乍暖还寒,割谷时虽已入秋但仍然免不了上烤下蒸的情形。有些突兀,脑子里蹦上“长夏”二字,由此想到本地古茶马道“长夏吸”。清一色的石板街,铺面柜台是巨型条石,砌有半人多高的柜台。长夏,当然是夏氏集居地,形成一溜长街。也就半里路吧,却被当年人视为长街了。石板街两边店铺林立,门对门户对户,巷道因为窄长而显幽深,也就有几分清凉了。想想长夏吸,感觉夏天是长长的,前面伸到了清明,后面延至立秋处暑,春秋似乎只是过客,在一年之中,仿佛火热的天气与阴寒天气各占了半壁江山。在24节气里,有许多节气可预知将来天气变化情况,而立秋更像个高级气象站。这一天的天气关联秋冬与来春,关乎雨、露、霜、雪的早迟,关乎庄稼的丰歉,因而它是个值得留意的节气。我们等待着,气候一一兑现它的预测成为灵验的现实:立秋有雨倒春寒;立秋晴,秋天旱;立秋不落,寒露不冷;晨立秋,着夜秋,夜立秋,脱夜秋,中午秋,赤膊秋;立秋在六月,初霜来得早,立秋在七月,初霜来得晚;立秋大雨,百日见雪;立秋雾,地枯槁。古历七月半是中元节,几乎所有的山里人都给天堂写信,并为逝去的亲人汇款。早几天就有人将“火纸”拿出来晒,收起后,将那二三尺长、五六寸宽的“火纸”对折三四次,用白纸上包上,再用胶水或浆糊封好,包扎好的“火纸”叫“包福”(膏)。月半前,一家男女老少放下手头工作,有的是刚从烈日曝晒下的田地里汗涔涔归来,顾不得歇歇便赶紧把福包好,烧向遥远的异界。天堂还是千年前的天堂,没有电脑,也不用e_mail。给天堂写信最好用毛笔,蘸上墨水,书写正楷的繁体字,又大又醒目。祖人念古籍太累,收着汇款单就让它省点心吧。有的人会文给写上:“中元大会,俱献十封”之类字,落款自然是:某孝男孝孙云云。天堂使用币种还是传统的香火,永不贬值。它是竹制的,粗糙、厚实,金贵、易燃、耐烧,据说这种冥币在天堂里可购房产家什,可解先人之难,可使之活得比别的鬼好。老辈人说,孝款一般不用去坟头敬献,只要虔诚,加上书写工整明白,随处都可面向祖人方向拜呈。当然,恭敬的人会乘车坐船翻山越岭直抵墓地,万无一失地跪送孝心“包福”。路边、田头、禾场上、家门口、店铺前,随处可见行孝之人。有人还摆上了案桌,献上几个菜,斟上酒,静静地站立着,看那“包福”慢慢燃烧。燃烧处散发出热浪,堆积成箩筐状的火纸烧过之后外面呈黑色,内心却吐着火舌,像大蜂窝里涌动着重红色的蜂群,也许它们正在诵读对新近逝者抚慰的经文。有经验者告诉我,为了顺利地寄达到地址,需把包福放在离地面一定高度的地方,一来是以便它充分绽放热情,二是遥寄天堂须有一个小平台,可以是砖、石的垒台,也可以是铁的器具,这样才会毫无保留地表达心中崇敬与祝愿之情。有人边码放火纸边俯身用笔在白纸上写着什么,我猜那是在写信,虔诚地写给天堂的信。或者是在写汇款单,写好用燃烧的方式发出去。诚然,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,承前启后,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,有咬住岁月品尝生活的多种渠道。譬如切开西瓜,一家人大块朵颐,这个秋天就锁定安稳于胸了。咬秋,烙上自己的印痕,就有了特殊的感受。此刻,华府大棒与香江浊流遥相呼应,但我坚信这风云际会的世界,令人愁悵的云烟,似秋后蚂蚱蹦不了几天!

和平前言

(长篇小说连载之十一)

○陈敬黎

清二楚。”酒糟鼻走到李德兰面前,又向她伸出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,装出神秘的样子说:“你是买去给于老爷接后的。”“哪个说的?”李德兰突然拉下脸,紧盯着酒糟鼻。“我表嫂已经跟我说哒。”酒糟鼻确实被李德兰的一脸凶气吓了一跳,马上现出正儿八经的笑脸,不敢再油嘴滑舌。“我什么时候对她说要给我家男人找女人接后哒?你个日古子,看不出来你个矮打杆,还尽打扁屎主意,你个砍脑壳死的,尽扯锅巴蛋,我看你扯出这事,哪门开交。我于家可是正经人家,我家于老板可是正儿八经男人,咯几十年哒都没说去招惹个女人,你今日个说他要弄个女人回去接后,咯话你不说明白,不说不讲礼抽你嘴巴。”李德兰对酒糟鼻一顿猛棍,顿时把他打得哑口无言。酒糟鼻看见李德兰扬起了右手,连忙倒退了两步,躲到陈长泰身边。“妥哒!妥哒!”陈长泰连忙出面打圆场,